



繁  
目  
記

平松  
六  
篇



76  
3163  
5





門 4  
號 3292  
卷 5

門 6  
號 3163  
卷 5

五卯

蓮湖浪人  
靜軒居士  
著

繁昌後記初篇

蓮湖浪人靜軒居士著

天堂地獄將為有耶將為無耶為無即無為有即有  
乃佛家亦有大小二乘之別以有無為要以其不可  
究竟也且思人無心則已矣既有之一念之動不  
能無善惡也善則生天堂惡則陷地獄蓋心外無天  
堂身外無地獄苦即阿鼻樂即淨土事外無蓮邦物  
外無泥黎傳曰万物皆備於我天堂亦物也地獄亦  
物也則一念之微其可不慎而戒乎哉天保九年臘  
八之後居士為債主所迫現受捺落之苦苦亦甚矣

昭和十一年  
一月二十三日  
購求



欲不死得乎因生蓋棺矣嗚呼樂哉顧笑生前一片  
之三途婆心至死未休勸善懲惡筆以為後記嗟夫  
三界万靈幸有取焉豈無少益於獄乎庶幾平等  
利益因此功德生天堂是居士本願也

### 八大地獄

如是我聞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地獄一曰  
等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  
曰焦熱七曰大焦熱八曰無間謂之八大地獄且每  
一獄各有十六所苦境通計一百三十八  
等活地獄此中罪人互懷害心若適相見如獵者逢

鹿各以鉄爪毆裂獄卒以極利刀分々割肉如厨者  
屠魚肉涼氣來吹尋活如故歛然復起如前受苦或  
云空中有声音此諸有情可還等活或云獄卒以鉄  
杖打地唱云活々

或曰妄語虛誕世吹法螺莫佛甚焉

都俗謂虛誕曰吹法螺按  
法華經云吹大法螺

居士曰不然矣世間欲人逐利亦猶獵者逢鹿汲  
奔役馳慾心互毆以裂心思以燥血肉豈不極利  
刀分々割肉一般身心萎茶到夜方纔休歇睡夢  
一會曉風來吹空中有聲鴉叫啞々便此諸有欲  
歛然復起受苦如昨等活地獄即是何必待到閻



部洲下一千由地而然乎

黑繩地獄在等活下獄卒執罪人卧墊鉄地以墊鉄繩縱橫縛身以墊鉄斧隨繩切割或以鋸或以刀作百千段屢々散在有熱鑊駈罪人令負鉄山從繩上行遙落鉄鑊摧煮无極

人無智然居高職無錢然謀大利他凡爲機變之巧不落鉄鑊者雖有寡爲傳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間中黑繩即有之且顧思予半世浮浪困厄中畜數口養累東借西乞冬而典之夏而贖之工夫百端以活一

日以度一月噫累負山活行繩居士生前陷黑繩亦久矣

衆合在黑繩下諸獄平手執器械駈令入山間是時兩山迫來合押身体摧碎血流滿地又有熱江漂罪人有身泥沒如重石者有舉手向天號哭者又受大苦無有人救之又獄卒捉罪人置刀葉林而見樹頭有好端女招之即攀樹葉刀割身方纔上得則女却在地眼送秋波瞧罪人叫声何不來迨何不來抱罪人見了欲火愈熾着地獲下刀葉割身如前方纔下得適見女在樹我下汝上汝上我下



看來諸貧人沉沒於窮困裏亦是重石一般時舉  
手哭沒有救之時月衆債來責圍繞迫促不止兩  
山合押真箇身體摧碎血淚滿地當下我作閻魔  
面誰抱鬼胎請看前篇靜軒居士死時分光景苦  
痛可知矣又諸情痴人惑溺色中初篇所謂那王  
顏立見之於前裏見之於軀豈為異彼樹頭婦女  
予嘗喻一情人曰經云外雖施端嚴相內唯聚諸  
不淨猶如畫瓶而盛糞穢又云命終之後捐捨冢  
間經一二日乃至七日其身腫脹色變青瘀臭爛  
皮穿膿流無量蛆雜出臭處可惡過於死狗乃

至成白骨支節分散手足髑髏各異在處風吹日  
曝雨灌霜封遂腐朽碎末與塵土相和故止觀云  
未見此相愛染甚強若見此已慾心都罷如不見  
糞猶能噉飯忽聞臭氣即便嘔吐又云若證此相  
雖復高眉翠眼皓齒丹唇如一聚屎粉覆其上願  
子觀此相除惑抱臭骸為快樂不亦愚與情人哂  
曰我雖愚豈不亦知其然要連義醜俱屬瓶糞兼  
媼妍並歸塵土且畢竟淨穢不二乃與其嗜鹽女  
寧撫毛牆我姑愛其皮相不亦可欤予嘆曰無緣  
大衆生難度嗚呼



大小叫喚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赭色衣，口出惡聲，射罪人，或駢入，猛炎鐵室，或以鉗開口，而灌洋銅，或以熱鐵鉗拔，出其舌，已復生，生則復拔。

鳥在籠，叫虫在樊，喚人聽之，而樂之，而彼則苦矣。倡優上場，歌妓登筵，高叫絕喚，並使人樂，而我則甚苦。烏八人藝師，叫出八声色，千人會僧，喚唱千番牌，事並見前亦苦也哉。肩輿夫之前叫，後喚車力子之軒叫，輕喚苦也。可知朝而乞僧，叫化夕而擔郎，喚油，晝則叫醴，叫錫，喚魚，喚菜，夜則喚蕎麥，喚汁粉，叫歌曲，叫按，晝間叫豆腐，自昔日然，夜分喚

茶飯，創於近年，並是苦声苦叫。夜發女郎，喚月寒念佛，衲叫霜，不亦苦叫乎。寡婦寒雨，賣煨薯，孤叟夜雪鬻，大福餅，是其尤苦。喚者口叫，煨身將凍，名喚福人，欲餓，真是大叫喚聽者，孰不哀為彼，則固苦矣。又使我淚也哉。因思韓氏所謂兒号，寒妻啼，飢這箇貧儒，叫喚地

人之遊，推門豪家，而獻媚者，其陪筵，磕頭一盃，聳眉三盃，羹新出，又幾盃，餚更來，又幾杯，家姬按曲，喝采中，又復數杯，其人已如泥矣。不能復飲也。盃來則偷，罵之別碗，又罵，又罵滿碗酒，滄侍女，瞧着



道碗中莫生魚否主人遂把一大白屬客懸物爲  
纏頭容拜舞強倒之又懸則又倒爲既而宴罷卒  
不能起也扶上肩輿途次嘔吐幾番倒胃分惠於  
犬兒歸家即僵叫妻煎湯藥叫妾打頭痛昏睡一  
場翌日未牌始醒而頭重如石骨軟神費苦不可  
言也先服解醒湯稍啜淡稀粥過午時猶未能健  
起也亦遭豪族簡召勉強起更衣頭尚重與戴石  
而出脚浪々眼昏々至則酒已酣卸石倒拜頭末  
擡盃早集於石豈得不飲也鎖眉接盃是何等苦  
楚真箇口中灌洋銅

吾貧人當急隨即拾收物件了走至典舖待兌數  
銀子照管反覆點檢曰謝這等物件爭奈兌得難  
值難值面壁吹烟貧人曰一時應急豈長久之策  
內中一葛係目今緊要之物這般炎天爭奈欠得  
不日必贖決不瞞過繁々煩々說七說八半天坐  
舖方纔得玉成登時歡喜真做得寶珠之思而時  
月迅速早已新寒欺骨乃欲贖之則銀少息多一  
時不能辨置權待就件中贖抽一著袍多嘴饒舌  
不得不拜照管乞哀也遇霜又抽過雪又抽手段  
百方種々設法嗟乎苦哉有拔與見拔之異同是



一大苦痛經曰拔茅連茹又云確乎不拔誠知這苦道理在天地開闢之始早已發揮未吾貪人欲免得為哉

大小焦熱獄中獄卒投罪人臥熱鐵地上或仰或覆或置極熱鐵熬上猛炎炙之此地罪人望見前五地獄之火猶如霜雪

三伏之熱一滴沒雨天燒地焦金爍石流當下箇官人結束坐衙而判事神情躄倦流汗如漿欲僵還警已暈復蘇乃謂焦熱獄豈外此一官為羈吃這苦熱明早上疏斷然致仕人生幾何胡不游優

以娛餘年閑雲野鶴可以縱丘壑青山綠水可以洗風塵主意已定放衙歸第上廳則四方請謁黃陳白列至堂則盈為入室則滿為於是乎翻然變卦曰侯來月疏受苦如故

阿鼻地獄在大焦熱之下慾界最底之處以罪人受苦無間隙亦曰無間地獄經云阿鼻城縱廣八万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有十八隔刀林周匝四角有四銅狗身四十由旬眼如電牙如劍齒如刀山舌如鉄前一切毛孔皆出猛火其烟臭惡世間無喻有十八獄卒頭如羅刹口如夜叉又有六十四眼迸散



鉄丸、鈎牙上、出高四由旬、牙頭火流滿、阿鼻城、又城  
内七鉄幢、頭火踊、猶如沸泉、云々、八万億千苦中、  
苦者集在此中、又云前七大地獄及別處一切諸苦、  
以爲一分、阿鼻地獄一千倍勝、乃此獄、罪人見焦熱  
獄人、如見他、化自在天處、

居士在娑婆、嘗嘆曰、吾人寒素、雖然苦乎、幸生繁  
昌地方、啜太平之餘澤、乃有披衣之苦、未至凍死、  
有乏米之患、未及餓芋、雖賃有舍、雖敝有褐、飯砵  
有茶碗、有較他乞兒、幕天席地、朝飢夕凍、猶勝万  
万、但不幸、幼而失怙、一生無父、愚而守節、沒世無

君無師、故無學、無父、故無錢、顧与乞丐一間耳、既  
而又嘆曰、仰上面等差、固無限、下面亦不無些、等  
差想他、乞丐上面、仰我、猶如自在天處、適丐人過  
門、冷笑曰、井蛙不知大海之廣、獄卒豈知天上之  
樂、天下除我們外、並苦人、再並惱人、再於利見、枯  
於名爲縛、寵亦若驚、辱亦若驚、一喜懼一得失之  
間、寒水凍心、炎炭燒腸、吁、名爲何物、利、所得幾、經  
算、營運抵死、不悟、哀、夫子把物件、誇我、衣好、笑有、  
物有、則畢竟累殺、汝來何若、我幕天席地之無物、  
既已無衣、免典贖之苦、既已無寵、省薪水之勞、無



求無欲脫桔，解縛無苦無惱。忘寵遺辱，或飢腸已  
或寒肌已心，則水清鏡明不受些滓，不帶些汗。意  
往意來，起卧只心，所適茫茫，堪棄孰得我自由自  
在。復何樂加之。念著句苦字，可憐汝一生畫，則奔  
走焦講，夜則勉強讀書，將撒虛名，湊實利，何等苦  
心何等刻意受苦。無間豈不哀歎，但其無錢，幸有  
些所似於我，嗚呼樂地不遠，自由在前。蓋未入我  
社，居士憮然曰命矣。

右八大地獄，靜軒有詩證。

活々声中死，復獲黑繩鉄笄伏冥誅。

山崑合迫，江湯沸火裂燒來。獄卒驅  
炎熱爛腸，遭獸噬峭寒刮骨，見刀屠  
小呼大喚，有誰救痛苦無間，奈罪辜

死出山

說起那一千由旬，那驛第一程有一坐。山曰死出  
有句詩道是

冥途數里漸沉潛，一嶺却看攢翠尖。  
虛誕何唯疑佛說，義皇曾登地山謙。

一路極險，四方極闊，所在只聽見黃泉之聲。雖然嶮  
岨閣黑，又沒肩輿可傭，又沒賃馬可買，連貴人連富



族不得不自走動去正是

可憐長夜客万里冷行裝

只聽黃泉響不看見日光

只看個封侯跟々來過遇此嶮所怎生堪得一跌倒  
地起不得苦楚掉淚吱吱的哭了隨後有個人傾  
著耳躲聽了哭声就忙問道得非我公麼侯顧看時  
誰思生時所罷宰臣某也叱道你猶來累我麼寡人  
暗弱從頭被你騙起遠賢近佞又淫色又溺酒刺刺  
立制苛察徵稅上壞祖宗之法下傷庶民之生因縮  
了命數大折棄館及至蓋棺方纔覺悟奈一旦命絕

六

百悔難追今乃陷此未知向來喫着什麼苦宰臣聽  
說且慚且泣噙頭道臣實知罪砍身做万段猶不足  
贖也然事既至此如之何哉情願自今更跟隨公於  
冥路待到那琰羅城逐一告訴前業把天大罪過擔  
當臣一身多々太々替公喫苦去了原聞人將死其  
言善况臣今已死了何道理更賴我公万却受楚所  
不敢辭也前日公即世世子幼妙臣就想道倒之在  
我起之在我權比前朝發起吐氣好生將世子只啗  
頑要切禁讀書漸勸酒漸薦色淫樂放蕩愚之痴之  
以堅我權因把老臣囚了把節士放了只得使腹心



某等在朝昼法叫馬做鹿沒有個一人題不字臣滿  
心歡喜氣焰極熱何等一夕染邪寒往熱來生已受  
了阿鼻之苦藥力不效功病狀漸沉重思自非依佛  
賴神救不得隨即走人中山在總奉百金乞妙禱幸  
怎死生有命徒教富貴歸僧妙符不護奇咒無驗遂  
結果去了且不止臣身連妻孥連婢僕傳染不遺合  
家呻吟沒有個着病想早晚陸續來到且疫神言我  
今奉上帝之命奪在廷茲邪之魂不多時將一齊並  
頭發解去公少歇息待他們來使大家扈從去豈不  
好說未畢猛聽得吶喊四起一隊軍馬闖進來到赫

得君臣魂魄魄散走動不迭早被人馬圍繞二人方  
在坎心叫苦衆並叫道知麼剝有報罪網羊脫爲  
首一人大喝道你等必有些面善我是你封內某村  
里正是也當初不堪苛稅率領衆小戶伏衙乞哀你  
不止不依把我殺了又抄家私又沒田地殘刻立威  
遂便闔封民庶或凍或餓飲恨以死骨已白怨豈滅  
我衆唾手扼腕待你等又哩快受報一齊待下手慌  
得二人手麻脚軟戰栗在地泥首道苛酷之罪君臣  
宜受報還是尊卑之別請看驢面饒之衆怒嘴道幽  
明已異何論尊卑且我們將得果生天你等却陷地



獄君臣今反前日快吃報說時遲那時早千挺万棒  
乱打過去好像雨一般二人捉空叫苦一佛出世二  
佛涅槃屎尿流里正忙道已々々恐怕打生還魂  
人間二人叫声道已生了已生了  
又看一對嫩郎娘双々相携呆々的來到好像捉對  
蚕蛾死也不放正是

桃李碎風香未冷鴛鴦失水翅仍鮮

郎向娘道真心合契並結果了歡喜何比還是路程  
迢々未知走々幾多山河過了身邊却欠些盤費分  
文也沒有何如便好悔不向生前施方便且聞兩家

爹媽今皆懊悔變怒為悲痛傷臨尸說起你等亦大  
早計怎不趁早央個多嘴的人家說利害以通知情  
素彼此拚命相恋父母知之爭怎不托依其意兩家  
遂結親永許為夫婦娘歡喜道好這等不如做藕生  
工夫郎道正是但是不容易不孝之罪階捺落則已  
矣或幸得生天堂要不無個手段春初時候待一大  
紙鳶冲了雲來隨即伸手跨去一逕下了人間去何  
如娘道奴家嘗賽功德院聽說法聞天有三十六層  
想紙鳶得能到那層天麼且聽居士靜軒說詩言上  
天之載無聲是知風箏不及天上郎搖頭道未必然



詩云鶴鳴九皋聲聞天難道不及得風箏不便待晏  
天候雷公出即時附着那背去何如娘道必霹靂裂  
樹那里附得豈不利害或無恙把你我立地聳了郎  
道聞之北溟有大魚曰鯤他乘海氣之運將徙南溟  
那時搏上九万里好待他上來駕着下去豈不安穩  
娘道險些下得不好葬了魚腹郎尋思一會拊脾道  
好々有個妙策聞天堂有蓮座夫婦必託生一蓮內  
乃待上那座相抱爲一塊似青蛙一般向水滾落去  
而溺生則好娘隨喜合掌道這箇妙法可謂蓮花往  
生

一小吏懊悔道想必定墮地獄我在世不知捉了幾  
多人記得枉無辜討功賞啗重賂放大罪又罔上又  
誣下自知犯罪居多悔今不及出汝反汝因果應報  
免不得吃着苦想必定沈阿鼻且前路遇多少冤家  
好生何如解說言未了背後有個人喝道記不記你  
戴着上威鞭答我強取口詞吃屈就刑何等遺恨快  
受報早揮一拳打過去慌得吏人待抽身走前面又  
遭個人遮闌一拳早來打去便待左走還是有人拳  
來待右走還是有人拳來七拳八臂臂來拳往真箇  
卷餅一樣也似吏人只管叫苦忽看個壯夫慌忙忙



忙跑到喝一聲並把冤家翻筋斗怒氣一發眼裂眉  
豎大家抵堂不過四散五走者々影也沒有壯夫忙  
向吏磕頭道堂初一件之凶犯虧官人方便得保個  
頭兒大恩久不報今幸奉一臂之力何喜如之者時  
看吏人已昏暈不省人壯夫急得不知所措恰好遇  
太醫來過壯夫上前去深々唱喏忙道那人在此罹  
難者々待死請煩國手幸賜岳憐太醫回道好々職  
係司命何惜此手上前來診一診了向夫道病家有  
何來歷受此苦惱夫低声回道其實這般如是醫吃  
驚道吓我也不知誤治幾多人等記得可下却補可

補却下君臣倒處帝王錯劑事雖異死則一應報思  
不免推知冤家在途待我如何絕好顧夫次身道緩  
急煩國手幸賜垂憐

個道學先生靜坐半日如睡也似如醉也似既而攀  
手來摩頂撫脚若心有疑矣既而捉了天了摸了地  
了嘆道這箇甚處正知身已即母魂怎不之魄怎不  
散今而如是安知不九天之上有天堂而九地之下  
有地獄生時只思叔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為善誰知黃泉之底果然開此鬼程子云  
學者於叔氏之說直須如遙声義色以遠之我一心



奉是言未嘗閱梵書罵佛極多無乃陷地獄乎孔孟  
程朱如有靈願救出願救出并空磕頭拜了數番顧  
身如故嘆口氣道既入坎窞潛龍可終无用思我為  
儒來口說仁義身無實行平時欺已不曾慎獨難道  
不為聖人之罪人且安知夫子所謂不可陷也不就  
地獄說詩云招我獄又安知非古人千歲之上詠我  
今日聞靜軒亦死不遠必至好生待他來議一議豈  
莫得一臂之助却思彼則略取佛說不甚排叙氏或  
得其利益安知不早已生下淨土去且他原來舊主  
見棄以浮浪無依之故權賣文字做些生活只言浪

人耳羞儒字不肯入我夥或來亦恐不與我商議戮  
力果來果不來尋思一會拍乎道果來矣彼所著繁  
昌記諧譚無禮極口罵古果然獲罪於聖人雖優佛  
云天豈容之忽聽得警咳一聲顧時看個唇生站住  
後邊作揖道胡亂休費思靜軒雖死罪業未滅今且  
續筆後記蓋不得容易來矣

三途河

罪淺渡頭流也淺罪深渡也水從深  
冥誅不錯罪深淺天道須知地獄心  
過死出嶺有大河曰三途又曰奈河經所謂育人



渡奈河是也。渡有三所：上流曰淺水瀨，水淺，纔沒脛，輕罪者涉為中流，則有橋，用金銀七寶造之，唯善人得渡。至下流水深，且駛，為惡人渡所。水中多毒龍，罪人並憚涉，有催行鬼促之，乃重罪者。至此先受苦。一番岸上有一大木，曰衣領樹，有個翁坐了。樹上呼曰：懸衣翁，有個媪坐了。樹下呼曰：懸衣婆，待罪人上。岸奪衣文翁，翁羨之，樹抄是，所以有懸衣之名。看那岸邊三個相依歇脚：一個吝錢的富翁，一個貧色的蕩子，一個則貪賤的窮漢。富翁向蕩子道：君羸毀，殊甚，不知何病，大折至此。蕩子回答道：不是別病，腎虛

便是。小可在世甚愛色，極多淫婚，配十數，並都戮殺去了。其間東家竊香，西舍拈花，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且養妾不飽，補以院妓，淫樂之極。更遊地獄，翁道：吐古怪，未聞人間有地獄。蕩子笑道：翁得非講道學麼？私售色都人字，曰地獄。原來隱語繁昌記吉原之條，所謂人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便是。經云：遍在江海山林等處，豈亦此与。然其據山林屬佛在。世之時，今則繁昌所有之吉原，所以漸微。那靜軒嘆道：吉原者，公花街也。可以候風信之盛衰。近歲私勝公，戊戌十二月，官下令緝，逋巢穴一時蕩盡。然而



已未丁酉凶荒來種樓賣者出途次扯着行人告訴  
艱苦以售少女則言父親嬰病在床不止因買藥錢  
連明朝之炊一粒也沒有請憐之中婦則泣迫飢遭  
夫棄老婆則哭遇荒喪兒不免就裏真假混雜假之  
漸多今皆見逐未逐聞小可不擇老少不論真假亦  
試了幾個了去年又聘一配而他極有本事小可抵  
當不得遂漸々羸了腎氣虛耗手柔脚軟到頭以驅  
蠅兒雖然無氣力那話却是勃起得立將褲柱一般  
也似及到易簣猶記賤內抱着柱頭哭起了嗚呼之  
聲在耳而身早沈此素聞嗜慾伐性真箇然矣便是

自業自得今又誰恨哉且聞邑中偷人之妻最是大  
罪乃邪淫之罪死受淫苦等身子羸毀到細小如針  
方纔罷意前生樂我也在這東西向來苦我也在這  
東西思宜趁早絕了本實先擬淫苦有方其如我何  
哉因請煩尊手割之也可拔之也可願與我除此苦  
根便揭起衣褲將那柱本朝着持來翁觀一觀了就  
摩頂放踵唱衆道好東西可謂國之柱石這等大柱  
非尋斧鉞爭奈斷得豈我力所能關老者不以筋力  
爲禮不敢不敢蕩子顧窮漢道請煩君君試拔窮漢  
摩撫一遍嘆道箇將脫褲豈抽葱之比試拔一拔便



十  
七  
雙手緊緊把住了一力拚命待抽蕩子鬚了眉兒叫  
苦道休扭休扭翁道少時忍苦小苦不堪何了大願  
窮漢扭捏一會放手謝道碌碌梁材根蟠地軸爭怎  
拔得據我看來不如先受苦幾番待細如針剪一剪  
來蕩子道呸待針何費思量翁道老夫有肺腑之言  
不知君肯否實不瞞君等說老夫原來個財主錢過  
北斗米爛陳倉却是天資鄙吝穿履吃菲一生守錢  
半文不花着錢貴於身以故過壯不娶意家增一口  
苛約法羊中之費不下十金且其生下兒息數七  
數八也難逆算或然加以乳母傭以穩婆不得不又

買婢又畜僕万不幸生子皆成長男婚女嫁大抵每  
一個算百金通計費上千金其間使用山也難比孰  
言子是寶以我觀之真箇退財白虎破錢窮鬼聞孔  
夫子亡一子後竟不養半妾思亦惜其費親尊絕人  
道蓋亦在此是以不娶何期老來偶失守賤個妾始  
知風月之妙味現是人間之極樂豈不歡喜頑耍數  
旬倏忽命隕乃百万家私湊着落了他人之手幾個  
照管好生莫得自在天妾亦必不開空幾夜過豈可  
惜不可惜以故人間之欲十分未了一分豈可恨不  
可恨因請拙老權冒了君名字瞞過琰王吃多少之



淫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蕩子點頭道好好  
妙計小可這裡不肯便拍手立證窮漢道翁如覺苦  
即時叫僕分些苦我亦十分有本事必定堪苦庶幾  
身似針罷翁首肯道緩急必煩小心勿告訴他人抑  
不知子亦何病折了壯年漢道僕原來窮鬼近日遭  
個債主迫督責猛到便一連數日奔走乞借三親四  
友並言目今值空乏不能相濟人々如是個個皆然  
沒有個慷慨丈夫肯棄一金遂不堪窘窮潸然一聲  
走水結果了翁問道可惜死亦大還是所負幾千銀  
兩漢回道一兩銀子纔是翁嘆口氣道何自輕之甚

老夫如識子於生時豈死之漢道想世人聞我死誰  
個一人不爲翁言要是死後之常談試思當時僕乞  
哀翁果快肯否翁沉思一會道肯不肯且舍之問動  
子走水時候能脫衣帶否漢道身待死怎愛惜些衣  
着翁道沒主意如此免不得窮且死要是自業自得  
我豈肯慷慨當初相識且誠之耳  
看一娼妓淡粧妖冶如花如玉香風拂拂光采照人  
點立顧盼若有所待恰好撞着個郎至妓早伸玉臂  
待捉郎吃驚走動不迭一跌頓地妓便緊揪住得  
不動咬銀牙閃星眼眉倒髮立欲言未語一泓紅淚



汪汪掉落來方纔說起道白首不渝丹心指日山盟  
海誓言猶在耳替你褪衣替你抽筭苦心典贖忍寒  
送暖度婆之責姊妹之侮又甘楚又包羞意等臆計  
手段百方替你騙起幾多儻父替你打壞幾個人家  
罪業大小並擔當我身賣情也至竭誠也至竟連一  
命斷送去了去年三月畜生你瞞過我道偕老之契  
生怕難期情願死成夫婦便相抱倒了身子誰思你  
水中棄我去了負心薄情不止哄我的又瞞神又弄  
天孰道婦人水性我就水死還是不水性哩郎臉紅  
耳赤深謝道我豈有意棄卿倒是自幼知水欲死

自然不能效道果然怎麼不火郎道非不思之也却  
意莫連骨兒以灰壓恐怕無緣伴卿妓道如然怎麼  
不縊郎道是亦非不思也聞救緩者引了頸頭面貌  
變樣真認爲別人麼妓道怎不藥郎道飲毒者必敗  
顏色或者爲他人妓道怎不及郎道及即死所以不  
敢

兩個色空前後隨行一個念了佛名一個念了題目  
南牟阿南牟妙叫得喉乾一声比一声低相對嘆道  
一念一步漸向下面是豈得生天上知得佛名題目  
並沒利益想吃地獄之苦少小削髮念經唱佛不知



幾萬億了。如來怎生沒恩菩薩怎生欠慈。怎不來救  
一救。個人在傍問道。師等除佛名題目外。諸善能奉  
行不奉行。否。諸惡能莫作不莫作。否。禿驢並回話道。  
僧亦人也。何必無惡業。但只每做一件惡。就念數口  
佛。惡業豈不消滅。個人笑道。如然。師等抱花眠。抑亦  
豈莫誠了數番。就唱數目。有好話頭。與汝聽了。某地  
某住持某位地。頗高。倒是色中之餓鬼。密地養個妾。  
為內佛。一日無事。頑耍取樂。猛報貴客來了。和尚惶  
忙淨手。不及。直把法衣穿了。警喚一聲。粧佛相。而出。  
那時客已上。前廳和尚忙納頭拜了。上眉仰之。何計。

平昔所畏。理寺侯某也。便吃一大驚。魂飛。暈倒。遂卒。  
不醒。聞侯偶內。逼就院待解。和尚錯思。突如。拷罪。即  
唬死。莫不。師等。麼。禿驢。笑道。樣子。則甚。像。還是。我們  
不。這等。小。胆。哩。

寶橋

金光照幽巖。寶氣鎮河馮。  
究竟非人造。果然出鬼工。  
倒天星漢落。貫地彩霓紅。  
一架窮千却。誰言色是空。

且說那寶橋。金色煌發。銀光映射。好像彩霓。截雨。又



像金龍橫瀾孝子忠臣仁人義士簇々踱過內中一人凭着欄干喝采道錦帶橋雖美爭看這等佳麗矢矧橋雖巨怎似這樣結構兩國橋長大則長大日本橋鬧熱則鬧熱要非同日論也方今大平之極世漸向奢侈然豈觀這般美物有的道聞目今官嚴令猛戒奢靡因一切禁止不使點化金銀以飾什具乃筭也簪也烟筒也諸凡金貝照輕重還其值舉收之于官庫令通天下洗侈羨歸質素可謂善政也因思如那秦皇鑄金人真無用之張物堂時使他打造這般橋乃代不朽流惠後來惜哉有的笑道世間倘

有這樣物偷兒這里束手着々又鑽又鑿暗地掠去鑄作偽幣免不得世更多罪人秦氏之金像原來長物要是長城一般之失策堂初此方如那相公打壞六々佛像以作銅錢則豈不羨事真箇有用可謂貽澤後世有的道側聞今日有人獲銅中得金之法豈不妙麼使世益多財有的道壞這橋作碎零銀子不知堂幾万金想其贍世豈大佛之比有的道所謂不患貧患不均依我觀之不如守儉一字徒多金銀不過撒奢侈之資且縱然多幣無緣衆生難領爭能贍了人々有的笑道何撒此窮神口氣你在世豈得不



腐儒麼

幾個催行鬼跼住，岸邊點了橋上躡的人等。個鬼說起道：那二位相公，近代希有之好人，端正易直體仁，執義敬忠，奉上愛惠，接下容賢才，絕請謁，乃無赫赫之名，有斷々之德，其意益待漸革舊弊，一新天下。惜哉！天不假年，並早，即世豈可惜，不可惜，跟隨相公那叟，原來個孝子，他少時親老家貧，艱難忘勞，奉養唯樂，敬以養之色，以悅之，小心奉遺，躡未曾虧行辱名，精細理家事，又宜兄，又宜弟，以順父母，以安父母，其看病湯藥，自嘗居喪，哀毀過人，乃他已在世受報家

運漸昌，兒孫從滋，老來愈健康，保上壽而死，想那們果然到天上受無量之歡樂，如相公不壽，蓋係時運所在，佛菩薩來迎，趁早教他斷輪回，生佛界，那老僧則早年發願出家，戒行殊嚴，教以觀法禪，以見性，其講義不似他家，把強記博識，喋々責嘴之鄙，頓漸見機，通別應人教聽者，自然隨分悟了，其入定不別設坐場，常言行住坐卧，莫憂不禪，世間如野狐禪，或當卧眠，把盆水安着脚上，以其不願爲如々不動處，則只是脚伎一般，豈不鄙其人如是位地，雖高不欲做士風，取威勢，况知如高家方便算銀錢，且無暇抱鉢



出化言是亦我道也六時念佛勤行不怠言是亦我道也或對着善男女勸成佛曰我道也何止人欲連草木連國土並了佛果是猶儒欲教天下之人皆明其德一般道理雖使不得不欲使也無此心非儒也欠此願非教也豈不好僧那宿儒則不偏訓話不執考据不陷於心學與理學只是主中專一奉孔氏學其說經義欲教後進履實地不走虛路體仁義所以為仁義認人倫所以為人倫由其道出其戶一般非如某徒誇談博專事文藝放縱無賴把道德置於度外也非如某偏見立異奇說驚愚高門戶盛儻

僕以術業於世也陽粧枯淡陰熾利慾非如某也外面誇誇而行實穢非如某也况豈肯為說全畫會化錢之類哉故為那靜軒著作戲本方便得錢這二人則自然裨益世道功德不為不多聞往時四十七義士來過打扮模樣各自執戟提槍整堂守隊並前橋尾橋頭觀看如堵好像兩國橋觀烟花一般鬧熱喝采之声掀出山翻三途河三途婆曾與我說記得演戲所謂勤平者真箇似家橋村一標人物漢年紀方二八不覺看得呆了肚裏暗想情願配那樣郎過活一生豈不好笑隨後那尼幼小為親鸞身為



妓開花以來小心陪客平等賣情使人並受利益  
原來在其職不免撒些妄語未曾作設甚方便陷地  
獄之業時向王面上被醉客嘔吐毫沒厭色或受大  
話刮刺熬得不謝落籍後雜染捨了身佛門個鬼狹  
口道可惜這等美良這等老實世間罕有女人配對  
疾呀夫人也好嫁巨室稱婦人也甚好必定正內必  
定富家或做貧儒之妻好生堪辛堪苦你教且解虎  
皮禪錢他結些因緣日後自然得個良妻似那三途  
夫婦偕老取樂

却說那三途婆坐着樹下待罪人上岸捉住禰衣多

少男女赤條條地叫寒叫凍看個罪人幾稱歛衣逐  
一被棄下去哽々咽々泣下道請與一領護寒婆喝  
道你原來不仁而貴不義以富看親戚之飢不分些  
斗米遇明友之寒不惠些片布自己却是飽雉膏披  
鶴毛金帳遮寒錦墩占暖通不解世之苦况單據我  
之欲地有箇話與你聽聞一貴人雪日坐了帳中叫  
嬌兒掌炉火慢々の斟酒酒力漸湧火氣方騰薰得  
通身汗潤乃道天氣不正雪候還是軟暖老僕在外  
面坐下沒有半星些火氣寒力透了骨兒稟道小人  
居處氣節殊正是豈莫像你的樣子我待將你身子



連皮剝來怎說句衣字婆又捉個少女兒為裸者得  
腰下內裡紅濃々的映了雪肌婆叱道你亦得不那  
私窠子麼果守本分爭奈帶着這樣好禪子女兒道  
奴家亦豈不知汗辱奈爹媽把兒堂奇貨除是箕股  
間之家業欠不得珍重蘊之婆道與得罪刈閻寧熟  
諫你剛守本步說着道理這里不叫父母之心翁在  
樹上聽了這幾句議論就叫声道吾婆憐小娘子鮮  
何道理婆仰面閃了眼角叫道老畜得非起了賊心  
我反不容哩遂不依分說連禪子靴々奪下去了便  
是露出那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來正是

一餅饅頭只自愛千金奇貨恐他評  
堂下女兒双手掩着羞物羞々扭々俯地起不得婆  
便推把一條布禪與了發遣忽聽得撲的一聲有物  
自空落婆吃驚着時看翁暈絕在地婆惶忙起來叫  
翁醒一醒個催行鬼遠々看這光景惶々忙々跑至  
婆叫声道快接水來水々々來々々鬼便回身下岸  
掬一掬上來只是惶忙及接過水早已漏了只是惶  
忙再去一掬來婆叫道休惶休惶鬼乃徐々移脚三  
步為一步好像鞠躬奉圭樣子婆急得叫道快接來  
鬼叫道休惶休惶婆道快來快來鬼道休惶休惶一



時惶忙翁方纔醒，向二人道：「休惶！休惶！鬼道險些莫傷麼？」翁謝道：「多煩多煩，原來樹上之衣食每夕墜，慣不足掛，貴意便待依舊攀樹去。」婆一力把翁拽倒，含着眼淚道：「畜生老賊，因瞧那美物，忽起了慾心，露出這等醜體，連我面敗了，今如此不知，日後把婆丟了，甚處裏了！一定保不得翁怒氣一發，早起身來走一拳，打了婆臉兒，喝道：「放屁！是什麼話！亦撒這般嘔氣。」婆叫道：「潑賊負心，趁早交休書來。」翁道：「潑皮老死婆，胡亂休講，嘴又揮拳待打，催鬼急，速住了道：「休々々常言道：夫婦執事，狗兒也不吃着外欠，躰面內妨。」

衣食休々々一面勸翁一面解婆，亂嚷一會，看數個罪人簇々上前來，內中個婦遭婆一力脫下，還是腰間不掛着肉，禮婆笑道：「豈得不貧？儒妻小可憐，你薄命生，嘗苦死受屈，可憐可憐，便依舊與衣放遣，忽看個壯漢不待婆手，自親快脫了兀自，沒有寒色。」婆道：「咄！快活你，在世做什麼衣食？」漢道：「擲百萬呼駢叫，臬不知在場中，為人所脫，幾多衣着，又不知小可亦褫幾人衣領，所以脫慣無寒色衣食，便是婆道好々速去，說到這地，欠婆躰面，哩隨後一人那話極不允，婆偷眼瞧着想道：「好東西，年來未看這般尤物，便道



你筋骨不几思幹事時今近蘭盆莫暫時畱脚幫婆家務麼依婆說閻王面前替你方便某叩謝道得此擡舉何幸如之情願竭力奉養聽得堂頭有聲叫道休々畜生潑婆看着大話起了慾心待託事瞞過乃翁莫露出醜態敗了我面麼使不得使不得婆抬頭喝道放屁是什麼話胡亂休講嘴翁道我眼未白使不得使不得一時復爭嚷起來某看光景不好悄悄抽身前進去了

業關

距三途河約十數里峰巒橫雲又拔碧又爭翠碧翠

間有一所塞關曰業關把守幾個吏鬼一字々坐着衙上前面幾條檠戟一本々林立張威又嚴又肅着兩個罪人双膝跪下深々唱喏道某等並是某藩人氏姓名何實以某月日死了個頭目鬼道你等果然士人必定解刀法槍術試使一刀來便叫個小吏鬼爲對士人道在下原來多病短學長廢今不能復使一本也請讓請讓頭目道不抱道之巧拙不論術之精粗試了一番取證耳休謙休謙早看小鬼拈條朴刀來進促道來々士人謝道堂不得堂不得爭怎敵得小鬼叱道你果士難道使不得推謝不起不復以



廿八  
士禮待法外打去看血徒取苦豈如試一刀士人堪  
不住促迫方纔起身取扑刀上進叱咤一声未交數  
合早被那吏撲地打倒去頭目喝道大胆你待瞞過  
我官吏去麼你可使沒些刀法想短也不學哩士人  
紅了臉兒告訴道實不瞞官人說某爲士則士但只  
思太平之世劍術無用今日學之亦屬屠龍其實並  
不曾學一手頭自道一手不學猶拔刀是何理士人  
道是亦優孟衣冠不過假之粧武風頭目笑起叫一  
箇道你試講句語來說大學亦可說中庸亦可士人  
道在下平昔所學專一主意外之意未經把書講說

夫子云天何言乎區々何費喙請辭請辭頭目云論  
理正是但是以此證之關法所在在講一句來個吏  
早捧着卷冊來放在面前士人將鬢頭搔一搔了謝  
道不敢不敢在下其實不認一字上學則上從師則  
從還是進取之楷棧不過藉以粧外面豈暇爲之日  
夜走權門乞抬拳務撒人事枉買人情外疲奔走內  
困消乏所以不念一字伏願亮察賜憐頭目哂道聞  
有文者必有武你已無文武亦可知嗚呼文武則二  
而一一而二要是車輪一般道理士人分上奈何廢  
之呀以你們拜官上職真是木彫泥塑豈可嘆不可



嘆一人叩頭道罪當萬生願得一生再疲奔走個罪人蹲下告訴道某地高某死在某日月小吏便放在算盤道試算一算來高笑道對帳步算係小高家事業在下原來個豪高這等物未曾上手裏過不知乘除為何也身為高買富等封侯罩了陶朱架了倚傾穿錦吃玉養翠畜紅公候亦不凭着我的生活不得況大夫況士今日士大夫比我高買賤已數等官等如不信誠去人間觀看去本舖現在某地方住了大的高的又壯又傑支舖數十散在某地某地住了他別莊幾所府庫數萬乃埋葬之日把萬金殉柩現藏

在某土中請幸不見拒奉那埋藏充衙下使用說未了頭目滿面堆笑忙道豈負盛意好好君放心談王帳前從宜方便好好少時休歇一盃錢行聊表芹意便拉高上了後堂賓主分席歸坐不一時小鬼捧壺撤桌陪侍排筵獻酬一番主人方開言道娑婆世界近日有何奇賓回道有々不止數件慢慢奉話大坂之賊某乘飢嘯聚一時間鬧天鬧地豈不一大奇事然無幾伏誅嗣後畿內之民一時舞蹈不知何原故並廢衣食沒不個在顛家々剪錦個々裁繡飄紅揮綠競奇鬪美乃入京地億萬段足剪裁用盡沒個



遺帛豈不亦鬧天翻地譜之跳兮舞兮真箇植武來  
未曾有之奇因或言帝土自古儉素成俗今日如  
此可謂奇怪往時比條氏之未有這樣事凶兆可推  
在下想道夫憂者嘆喜者舞歡喜舞蹈豈得不吉兆  
翌年果然大稔天下更益安寧我言不錯喜可知王  
人道江戶何如實道有冬話入港小鬼忙冬跑來稟  
道如是如是不知何緣故且聽下文分解

江戶繁昌後記初篇終



